现代性的万幅面孔

王大米 ²⁰¹⁹⁻⁰²⁻⁰⁹ _{21:51}

这是一篇书评。这本书断断续续看了几个月,难度属于半理论文章,两位译者(周宪、许钧)很厉害,文章出奇流畅,好些地方令人赞叹。看本书的动力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赶不上时代的人,"现时""现代"这样的字眼经常当头一击,在技术革命中是十足的落后者,有一次课堂上杨老师谈到这本书,于是决定好好读。

开始读这本书时,自信对"现代性""现代主义""现代化"这样的字眼多多少少有些了解,读到一半不停抄定义,等到最后一章,我的概念 更加模糊不清。作者不厌其烦地追忆定义形成之初的含义,通观欧洲文论界、艺术评论、政治等领域,有高级文献综述的味道,但一点也 不枯燥,文笔华丽丽。从图书馆借的书封面被摸烂,有人用玻璃胶带重新缠了一遍。

现代性的五幅面孔分别是:现代主义、先锋派、颓废、媚俗艺术、后现代主义。

"颓废欣快症"是一个光是想象就无比美好的词,魏尔兰(百度不到的一个人,据说创办了《颓废者》杂志)的一首诗可作注解: *我是颓废终结时的帝国* 看着巨大的白色野蛮人走过/一边编写着懒洋洋的藏头诗/以太阳的疲惫正在跳舞时的风格……

我想到的是不做该做的事的快乐,去做最最无用的事。现代人的焦虑之流透过它慢慢缓冲出去,以温柔的反叛释放。不止这些,在艺术 领域颓废主义者们追求反常的、非人性、非自然的东西,这些"丑陋的工业废弃品"可以表达一定的态度。

"颓废社会是高度个人主义的。"人在解决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,多余的欲望会出来作祟。要怪工业社会吗?机器解放了劳动力,人被物化。其实人在发明机器的时候,就已经走向了颓废。本来他可以慢慢走向这一步,可是文明人偏不,寻找更好更快的途径,把一切都加快。

颓废成了生活的一剂调味,但是它也是危险的。尼采说,为了颓废,我们会需要伪装成相反的事物。长期的自我欺骗是不能持久的。非 自然和非人性的东西无法长存。达尔文积极的进化论还是能打败偶尔进步的颓废。

而关于媚俗艺术的定义,比起纳博科夫的定义"пошлость"(低级趣味)我还是更倾向于"美学不充分"这个解释,它要温和许多,艺术的一半是从已故大师那里学来的美的本质,另一半是转瞬即逝的,靠人的敏锐直觉去捕捉。市面上怀旧风格的成堆艺术品们还是有艺术一半的魅力。

媚俗的亲戚大众文化的流通顺序居然被认为是由上到下,企业雇佣专家设计出的文化产品,消费者是被动的。与之相对的是民间艺术。 消费者从购买或不购买这个行为来区别参不参与这场狂欢。疑问是,市场号召力应该也是大众文化兴起的因素?细说应该不简单。

小时候去过一家奇怪的店,上面黑底白字写着"后现代",这个前缀最近很时髦。小时候也不懂,那家店常年没什么人,想到这里深觉是一个形象的隐喻。现代性是转瞬即逝的,现时的,我们讲一个东西很现代,和传统的风格相对立,融入现代生活的整体风格之中,这是一个大概的理解。后现代是与过去和传统彻底的决裂态度,在一个时期后半段,突然着急加速起来。

文学领域的现代主义把波德莱尔奉为权威,最后抄一首《恶之花》。古希腊人对于时间的概念是一条单行线,不断走向衰败。基督教出现了之后,未日之后被承诺以永恒的福乐。时间的感受竟如此不同。

我的青春不过是一阵阴郁的雷雨而已,

虽然到处也曾有灿烂的阳光射来,

但惊雷与骤雨造成如此深重的灾害,

我的园中鲜红的果实早已所剩无几。

而今我居然已向思想之秋靠拢,

我得拿起铲锹和耙子

去重新收拾被淹没的田地,

洪水在那里竟冲出深如墓穴的窟窿。

有谁知道我梦寐以求的新花

在这沙滩一样受过洗礼的泥土下

会不会发现可供生存的神秘食粮?

——啊,痛苦!啊,痛苦!时光吞噬着生命,

这隐隐约约的敌人折磨着我们的心,

靠着我们失去的鲜血不断成长、强壮!